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七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蹶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陳已牙敢不旋踵矣未就大計者道細行周公所以黜管蔡也遂俱入曰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愛何如人王曰洛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洛井弗出得為孝乎塗廩不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乃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討難平之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春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領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敵血色反不取為失機取之史信計猶豫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使帝曰善卒取突厥○或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依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書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聞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責且亢遂解僕射道冊司空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失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無忌固辭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辭○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賢佐之力克剪多難肅清宮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右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實休戚攸挺夷險嘉庸懿績

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為趙州刺史以次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
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臣不顧違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邊徼等帝曰割地封功有欲公等後嗣長為藩
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強公土宇邪強其反遂止

范祖禹曰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
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次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固曰我三子一弟未
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
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其事有
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
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許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
廉心術警悟臨亂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深行深古文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
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參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
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關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
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夔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
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范祖禹曰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諫以悅之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豈皆中於理哉褚

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諍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二十三年帝疾甚無忌與遂良入受詔願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為高宗帝欲立武昭儀無忌遂良極言不可帝不聽后既立衛之敬宗揣后指言無忌反請逮捕帝遂詔削官爵置于黔州

黔州

琴

卒

○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

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力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文宗詔曰每覽國史至無忌事未嘗不廢書而歎其以奇

孫鈞為猗氏令

論曰太宗欲功臣世襲刺史自長孫無忌等一十四人皆之國無忌等並以離違帝室其議遂寢夫秦壤封建而天下每每不治論者率指秦為作俑者太宗果有意於此謂當經理法度立為一定之制誠可行也行之無疑今則未嘗稽古而議數臣初不顧也又從而罷焉為國因先王之道者乃如是乎愚竊謂太宗之為君大抵好名惟其聰明過人故能造邦於歲月凡治古之盛名其自親見之矣口分問指反世業祖庸調之法近井田之召矣府衛隱兵寓將之法近鄉遂之名矣以至興建學校冠帶百蠻行者不齋糧居者不閉戶刑既措焉而懷然慕古猶真道恨者獨未封建爾於是刺史出襲遽行而旋置之由此觀之太宗苟欲就名爾非有好治之誠也故其為善亦多近於矯揉考之於悠久則本真欲露而不可掩受諫未久而諱拒之意屢形崇儉未久而奉養之欲屢熾以帝王之度卒不能遺一高麗於胸中然則太宗道德多疵而唐之基以不固者良有以也

此論不係正史

長孫順德無忌族叔

順德太宗時為駝衛將軍以受賊音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位厚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

帛數十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召為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絕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坐累還第卒諡曰襄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數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慧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遵謙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言吾惡也

范祖禹曰人君言行苟若日月人皆知之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矜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敬其君心而至其臣職矣

○高宗從容詰左右曰今方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不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忘難太子守器而弟友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長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賢者保傳之夫情願則非急生其令三府官不得過四

考著為令○帝嘗恠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雕琢害力農暴傷女

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聞及夫橫流

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子時皇子羅劬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

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

則家勞危殆反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成

德器然後數遣疾極反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記其世諸王數十百惟

二人以惡敗自餘養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少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聞侍帝

許立為嗣因詔大臣曰秦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殺

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觀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

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與遂良等定

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雉化為雄起南陽有四

鳴陳倉雄鳴南陽雉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

海陸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

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時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

食存信貴之也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為易在貞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惟陛下裁幸不納

○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金兵金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

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擊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但遣將

付兵翔榆古外反雲翱滿庚反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振高昌魏居越反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

付兵翔榆古外反雲翱滿庚反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振高昌魏居越反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

付兵翔榆古外反雲翱滿庚反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振高昌魏居越反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

示得歸功聖明帝銳意薄平不見省○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奉勅于志寧及遂良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武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耳陛下何遠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壯士反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嬖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撲角反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吳武氏立乃貶歲餘卒

互註以書專家後莫能繼韓瑗遂良杜稷臣一德無二論事懇切詳見下傳

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與音預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為五日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瑗少負節行博學晚更事永徽三年進侍中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杜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敗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復免罪而廢史冊哉顯寬無辜以順眾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宇戾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瑗曰遂良杜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傳漢書並昔微子既去商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貶振州卒○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古為諱將二十年帝逸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之時人喜之謂為鳳鳴朝陽

宋濟

宋濟揚州人篤志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永徽二年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賢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妣閭雒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下詳察武氏已立不自安○帝從容問取天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以解反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取天下之宜也於是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故濟對及之○坐褚遂良事貶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眾曰吾嘗結刑罔姓右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胃而馳賊沒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高智周傳云得為舍人在殿中用旋吐納可也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父護兒本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昶兩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宜有種耶

李義琰弟義琛

李義琰魏州人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侍郎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固爭事得寢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後以疾致仕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時人以比漢疎廣○從祖弟義琛擢進士第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過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呂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清爽拔可使追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加七階初

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余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琰再使亦坐召之義琰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上官儀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詞涉貴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臺冥私未嘗不預○高宗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遽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亦墀下接武變龍遙羽鵲驚初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尊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恐后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牽嬰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綱挽陽之明卒使味鳴辰味勝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璦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諧死劉洎其威德可少乎高宗永徽初房道受以反誅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有宿怨誣與道受善流豫州無忌曰族滅諸謝死劉洎事見海傳

杜正倫

杜正倫相州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歎羨○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

宗姬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遽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在朝不敢多言必待有
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進累中書侍
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農可掇以馴然領有逆鱗攫之
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莫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太子監國詔正
倫行左庶子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
謹之勤之宅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悟況太子生深宮不
及知耶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出入兩宮與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
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徙其語我矣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
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貶交州都督顯慶元年
遷中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園世傳其
地有北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園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
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三遷蘭臺大夫俄拜壽州刺史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
既乃錄訟考耕餉勸墾以為常儀屢初進中書門下三品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聽之卒諡曰定○智周
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領產結四人羅因請多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任仕
至宰相乃可知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曰高之責君不
及見之來早顯而未顯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顯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

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將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將侯官不達復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為尚書左丞漢歷鴻臚卿日本使日本名嘗遺金帛不納惟取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洌子鍊渙子鍊又有清白名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人貞觀時由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高宗遷秘書少監詔與郭待舉岑長清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始真遠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反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遞必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武后時為周興所誣構殺之

崔敦禮

崔敦禮字安上咸陽人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太宗拜兵部尚書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中卒

楊弘禮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太宗自將討遼因獵所幸即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擁麾帝望其眾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有故家風素封越還遷司農卿○弟弘武少修謹遠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妾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弘武無它才特謹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

盧承慶

康承慶字子餘，幽州人。美儀矩，博學高才。貞觀初，為秦州參軍事。太宗偉其辭，擢戶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詳實，帝嗟賞。俄檢校兵部尚書，知五品選解。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卒諡曰定。永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榮，考中上其能者，人善類此，從孫藏用。

劉祥道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侍郎，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簿事，兼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議，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為宜。祥道少襲爵，顯慶中，為遷吏部，知選事，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其捨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而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生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難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人，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寢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徵以來，任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勵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單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依去就，民知遷徙則依苟，且以

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舉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按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杜正倫亦言入流者眾為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威子進取無它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歎歎累歎奏決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麟德初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懼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乾封元年卒諡曰宣○子齊賢襲爵由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專憚之時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鵠弋笑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鵠人耶卿安得以此待之永昌中天為酷吏所陷自經死

李敬玄

李敬玄亳州人該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時張仁禕有敬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為造姓曆狀式銓簿鉗鍵周密敬玄因其法銜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浸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強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謬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條張惠以職抵罪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誣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為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中宗高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屬儀鳳元年拜洮河道大總管統兵十八萬與吐蕃戰青海大敗敗楊州長史卒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

至註高宗嘗以飛帛賜敬玄曰資敬沃鑿丹誠載至

德使

劉德威

劉德威徐州人姿貌魁秀有幹略貞觀初歷絳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寢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惡律失人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永徽三年卒德威於閤門友睦為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兄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矣輒問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朋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易從累遷彭城長史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之曰為長吏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易從審禮子

孫處約

孫處約汝州人貞觀中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

至註願為舍人周旋吐納高智周傳

邢文偉

邢文偉滁州人咸亨中歷太子典膳承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上書曰昔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謁對稀簡與內人獨居何緣發揮天寶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術耽讀致勞比若風塵奉陛下恩旨不許強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乖廢學結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彌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曰文偉切諫吾

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遷弘文館學士后御明堂詔文偉登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
天帝一也制曰邠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
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
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耶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
帛宗泰客抵罪文偉坐所善賈肉悻自經死

傳英

傳英相州人高祖即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英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

黃帝曆之咸池六英

前禮樂志黃帝作咸池
項作六英帝嘗作五英

竟不相沿禹帝行舜政周帝襲湯體陛下撥亂反正而官

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懸滯者吹冷蠶

反祖稽

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若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

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

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

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骨髓意等六篇始皇為扶書律此吏於煩不可不盡是時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

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鈴吏姦公卿舉不為然英獨是之為眾沮訛

即移

不得行○武德七 years 上疏極詆浮

圖曰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數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

人主令其徒矯託皆云由佛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

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鬘髮事胡至石付亂華

石勒

乃弛嚴禁主庸臣佞政虐作短事佛致然

梁武齊襄尤足為戒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夷議有司惟道源佐其請蕭瑀曰佛聖人也

文仲子曰
佛西方之

聖人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英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

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焉不答但含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弄對○太宗即位嘗問卿拒佛法奈何齊曰佛西胡點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諺云至入中國而纖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弄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弄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保葬○弄雖善戲然嘗自言其學不可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泥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弄云

呂才

呂才博州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按輒究其妙即詔才參論樂事○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漢世益拘喪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擬可用者括都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殺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刪其三篇卜宅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攝姬姜數姓耳後世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臣為配宮商徵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實諡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余殃豈劫殺而後灾乎弄命篇曰經曰弄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卜其宅兆而安居之以是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弄說出於巫史多為妨禁以售其術附喜惡妖至書有百二十家不可法也帝詔造方域圖反教

十七史詳節

飛騎戰陣圖屢稱旨擢上常丞卒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貴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訪文明初後天舉進士時高宗廟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感言東都勝壤可立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接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嵩印右賜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大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於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虐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鼎人用愍怒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瘞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舍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為三皇者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泰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輝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兗衡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